

I247.5
388

我们的草莓河

汪 湜 著

AB774/01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的草莓河/汪 淏著

(橄榄树·新人类爱情文本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.10

ISBN 7-5354-2078-8

I. 我…

II. 汪…

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9918 号

策划编辑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李新华 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鄂州市第一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1.25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215 千字

印数:5001—8000 册

ISBN 7-5354-2078-8/I·1584 定价:15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自序 自言自语

现在我才发现，“说”（谈论）小说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，无论是“说”别人的，还是“说”自己的，尤其是后者。

对于别人的小说，我只是说好、不好，或者说喜欢、不喜欢。那些好的小说，我所喜欢的小说，去读就是了，多读几遍就是了（读过之后，我会在心里，或者在日记本上说出这样的话：哦，这是一篇好小说；哦，这是一部好小说），多多地品味就是了。而那些我认为不好的，自己所不喜欢的小说，那就更简单了：不去读就是了，不去“说”就是了。至于它们如何地好，如何地不好，为什么喜欢，为什么不喜欢，通常我是不去“说”出个一二三四的。

剩下的就是，好好地写自己的小说，并且努力把它写得好一点。

而关于自己的小说，通常我也是不愿多说什么的。因为我知道“说”自己的小说是件难事。它难就难在：你不能说自己的小说好，不然就会有“老王（汪）卖瓜”之嫌（这是

让人很讨厌的)；你又不应该说自己的小说不好，你说它不好就没人愿意看了(是啊，我干吗要读你这种不好的小说呢)。

我的意思是，在自己的小说前面，写作者本人最好是沉默，把“说”的权力交给你的读者朋友，他们才是最好的发言者。如果在远方有一些陌生的朋友，他们能说出你个好来，说出个喜欢来，那就是你——一个写作者的幸运了，但愿我能获得这种幸运。

我是说，近年来，我只是喜欢读小说，喜欢写小说，而不太习惯“说”小说了。

在我比现在年轻得多的时候，我总是喜欢滔滔不绝地“说”——谈论小说，甚至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弄过一本关于小说的所谓理论专著(想想真是汗颜，真是不好意思)。眼下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敢再干这种事了。那时候，我的确是有着做一个批评家的妄想。说实话，我早就死了这条心。我已经知道，这年头做一个负责任的，真正有艺术良心的，又有审美眼光的批评家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我得承认，这些年我是堕落了，堕落成一个只喜欢读小说，只喜欢写小说的人。

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，我常常煞有介事地跟朋友们这样说：我可是要写小说了呀。甚至还兴致勃勃地谈要写小说的计划和想法，谈故事，谈构思，等等。其实那个阶段我并没有真正动手去写小说。

事实上，当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说得很多的时候，正是他根本就没有去做，或者是做得很少的时候。这就像一个切切实实爱着的人，他是没有工夫去谈论爱的。比如现在，当我

在这里“说”这种似乎是跟小说有点关系的话时，就没有在写小说。

小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一行又一行写出来的，而不是在人面前，一句又一句“说”出来的。

写作的时候，就是孤独的时候，就是自由的时候，就是不说话的时候，就是沉默的时候。

或者说，写作的时候，也就是自己给自己说话的时候。

甚至也可以这样说：写作就是一种沉默不语。

写作又是一种自言自语。

而写作的时候，又是快乐而美妙的时候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喜欢这种沉默不语，喜欢这种自言自语。

是的，读读小说，写写小说，这是一种自由，快乐而美妙的生活方式。我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。现在，我就这么生活着。假如我能够，我将这样生活下去。

其它的，我并不想多说。

哎，对啦，再顺便说一句吧：我只跟文学（小说）本身打交道，而不与文坛这个圈子打交道。因为我热爱的是文学（小说），而不喜欢说是很“寂寞”其实有时候也很“热闹”的文坛。其中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吧。

看来，有些话，有些时候还是得说一说的，比如现在，在这篇所谓的“自序”里，我得说几句自己对小说的一种理解，或者说，对自己的小说多少作一点点解释。

我的小说理想是这样的：尽可能把小说写得有“味道”

一些，有“意思”一些。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，那就是要尽力把小说写得有“品味”一些，有“诗意”一些，有“意义”一些。至于“味道”，“意思”，“诗意”，“品味”，“意义”，它们是什么，就不多说了吧，因为这是不太好说清楚的，它可能需要一种耐心而仔细的咀嚼与品味。

我向来对“题材”——写什么——不是太感兴趣，我所关心和着重解决的是写法——怎样写这样的问题。

我固执地认为，从来就没有简单的故事，只有简单的叙述和简单的理解。

我觉得，好的小说，不是，或重要的不是“讲”一个故事，而是好好地“叙述”一个故事。或者说，把一个故事“叙述”得很好。也就是，把一个寻常的故事，一个貌不惊人的故事，“叙述”得娓娓动听，耐读耐品。

在“叙述”上，在“结构”与“形式”上多下些功夫，这是一个小说写作者应该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尽力把你所要“讲”的“故事”，“叙述”得有“味道”一点，有“意思”一点，在这种意义上“讨”得读者朋友的喜欢。

这显然与语言有关了。那就说一说语言吧。

说到家，写作者就是那种跟语言打交道的人。而小说的好与不好，跟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方式，至少都应该有。但事实上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。明眼人当然看得出，日下小说界的“互文现象”（说白了，就是模仿，或者相互模仿）是比较严重的，这主要是体现在语言的腔调上，甚至有时候是“故事”的构成上。这种现象是

我所不喜欢的（当然我也知道，你喜欢不喜欢又有什么关系呢）。

那我在此就不妨说一下自己的喜欢：我喜欢那种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很有用心的语言，看似朴素实则有张力、有韵味、有内涵的语言，我喜欢那种从容不迫，很有控制，很自然的语言。或者说，我喜欢那种有“个性”的，很“自己”的语言。

这是我有意为之的一种追求。我正在努力地这么去做，我将这样不懈地努力下去。

用“自己”的语言，“叙述”出那种有“味道”的“故事”，写出那种真正属于“自己”的小说，这就是我的一种小说理想。我知道，现在我离它还很远，但是我正一步步地走向它，走向它们。

关于小说，关于自己的小说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也努力这么做着，也就是这样“说”了出来。

至于我是不是做到了，我自己说了是不算的。

我说过，写作是一种自言自语。其实，作品自己也会“说话”，它甚至能够说出你说不出的、不想说的一些话。

我知道，我“说”得已经够多的了，不必再多“说”什么了吧。还是好好地写你自己的小说，好好地读你所喜欢的小说去吧。

汪 湜 2000年初夏于果冻寓所

目 录

自序 自言自语.....	1
我们的草莓河.....	1
相 遇	61
关 系	109
过 去	170
与鸟与狗有关的爱情	225
离婚演习	266
早晨的露珠	285

附 汪湜主要作品目录·····	341
读书札记·····	343



我们的草莓河

一

我说过，我要给你讲一个与草莓有关的故事；我说过，我要写一篇名字干脆就叫“草莓河”的小说；但我没想到是现在；但我没想到是这样。

二

如果我的记忆力没发生太大错失的话，事情应该说是起源于五年前暮春的那个正午。阳光当然是很好的。春日正午的阳光下，暖风和煦着，一对青年男女走在通往郊野的公路上，这就很可能会出现某种诗意的东西。我想，那男的还是称他为马牧吧。女的呢？你看让她叫柳林好么？是的，柳林自然是挽着马牧的胳膊的，而马牧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揽住柳

林的细腰。原因很简单的，他的两只手现在正被另外一种东西占据着，那就是尤瑟纳尔的一本书：《熔炼》。马牧一边用那双像农夫一样粗壮的手抚摸着它，一边摇晃着显得有点硕大的头颅，自言自语说，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一本尤瑟纳尔的书等着我，想不到呀。马牧说的这种地方，就是他们刚刚走出来的那个郊区小书店。就在这个门庭冷落雇员忙着打瞌睡的杂货铺一般的小书店里，马牧发现了安卧在玻璃柜台里的《熔炼》，看上去它的模样早已是灰尘满面了。马牧不由分说把它打捞出来的时候，又是心疼，又是欣喜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。已经离开小书店很远了，马牧还在怜香惜玉一样，抚摸着那法国老女人历时四十年生出来的爱子：《熔炼》。他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那样感叹着，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呀。这时候，小鸟依人样的柳林接过来他的感叹，说，想不到？想不到的事情多去了。马牧像是怔了一下，点了点他的大头说，是的。两年前，或者一年前，甚至半年前，你想到我们会相遇，会一起走到这里来么？柳林歪着个调皮样的脑袋问道。马牧毫不犹豫地说，这个我当然不会想到的。接下来柳林又追问道，一年后，或者两年、三年后，我们会怎么样，你能想得出来么？马牧沉吟了片刻，诚恳地摇了摇头。那么，“许多年之后……”呢？面对柳林这个带有戏剧味道的问题，马牧止住了脚步。眼看马牧就要掉入思索的陷阱，柳林就拉了他一把，机灵地转移了话题说，怎么样马牧，不虚此行吧。马牧似乎还没从那陷阱拔出腿来，懵懵懂懂地应答道，不虚此行，不虚此行。此行之前，他们就读的大学里正在举办运动会。柳林不太喜欢这种“轰轰烈烈”的群众运动，就向马牧建议说，趁此机会咱们

出去玩玩儿好么？马牧笑道，正合孤意，你说咱们去哪儿吧。太远了我可是支付不起费用呀。柳林说，我想妈妈啦，她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好，你陪我去看看她好么？马牧郑重其事地点头。于是，他们一同来到了柳林生活到十七岁的这个小小山城。这天一大早，柳林带着马牧到她读过书的中学缅怀了一番，尔后又到坐落在半山坡上的紫藤公园转游了半晌。现在他们正信步走向郊外。忽然，柳林像诗朗诵那样莫名其妙地念白道，等我篮里的种子都播撒/等我将迷路的野蜂送回家/等我阅读一扇扇明亮或黯淡的窗口/与明亮或黯淡的灵魂说完话……马牧倾听着这些诗句的同时，信手翻开了那本《熔炼》，吟味起书上开头的那句话：亨利－马克西米利安·利格尔走一程，歇一程，朝着巴黎的方向赶路。而我和她是沿着这个小城郊外的一路葱郁，一直向北漫步。春日午后的郊野公路上，车马行人稀少，两旁的麦地，菜蔬，野花们竞相弥散着淡淡的馨香。马牧禁不住敞开嗓门喊起了家乡戏，我这走过了一洼又一洼，洼洼地里的**好庄稼**。才刚畅抒了这么两句充满乡土气息的咏叹调，就像被什么东西卡住喉咙一样哑然失声了。哦，原来是不远处河边上星罗棋布的小白花摄住了他的目光。他敢肯定，那是自己曾经十分熟悉的一种小花儿，只是这些年不多见它了。马牧心里骤然一动，扯了扯身旁的柳林，说，我们过去看看那些小花儿吧。柳林笑着说，想不到你这么男人，居然如此小资情调呢。马牧笑笑不作任何解释。站在一顶顶像聚伞样的洁白的、橘黄的小花面前，神情已经有些严肃的马牧问道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么？一向认识许多花草的柳林弓腰观察了一阵，很不甘心地摇了摇头。那我告诉你吧，这是——**草莓花**。哦，是

么，这就是草莓么？对，这就是草莓，在我的家乡那边，人们喜欢种植草莓。不过，这儿的是野草莓。哦，说真的，草莓花可算不上太好看，可草莓果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你也喜欢吃草莓么？那当然啦，你瞧，现在我嘴里直想流酸水呢。那么，等过一段时间草莓上市了，我一定给你买很多很多的草莓。好哇！终于有人给我买草莓吃了。柳林的眼角甚至有些潮湿了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马牧说出了那句话的。望着满眼的草莓花，马牧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，柳林，将来我要写一篇叫做“草莓河”的小说。柳林回头打量了他一眼，说，为什么，写什么呢？马牧说，这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总之，是想讲一个与草莓有关的故事。是么？是的，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。当年，托尔斯泰因为采到一株牛蒡花，就写出了那个不朽的小说《哈吉穆特》。马牧当然明白，他远远地，远远地不能与托翁相提并论，对于后者，他除了顶礼膜拜之外，再也无话可说，再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哦，我的草莓河。马牧心事浩茫地慨叹了一声。是的，我想现在你应该相当清楚了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马牧这个人物就是我，他代表着我的某些部分，至少他跟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，你知道，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之中。至于我是谁呢？天哪，我可不想用这种简单得不值得一提，复杂得解释不清的问题来折磨自己。那么，柳林这个人物可以是么？

三

现在我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了。见多识广这句话

我不敢说，但我还是认识一些人，知道一些事情的。比如，我接触过的那些女性，我知道她们都是喜欢吃草莓这种浆果的。其实，大多数女性在这一点上没什么两样。只要在草莓上市的季节里，你留心观察一下便可得以确认。围着鲜嫩欲滴的草莓摊，一边尝鲜一边挑拣的，绝大部分都是女性，这种情景令你想到草莓果这种浆果天然就是女人的食物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有个别男人或精心或粗枝大叶地买上一堆草莓，但那十有八九是为他的女人或女儿效劳的。这些个事情我全知道。另外，我还知道一些关于草莓的知识。你知道吗，我亲爱的朋友？

四

草莓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属蔷薇科，生长姿态呈平卧丛状，高度约为 30 厘米，在世界小浆果的产量及栽培面积上，一直雄居领先地位。草莓的色泽鲜艳，果实柔软多汁，香味浓郁，甜酸可口，营养丰富，实为一种不可多得的高档水果。如此看来，人们尤其是女人喜欢吃草莓这种浆果，是很有些道理的。

五

往事如烟。如烟的往事有时会像云朵一样，趁你不备之

时飘然而至。你得承认，对于某些人与事，尤其是某些场景，即使你发誓要忘掉，却不一定能够。那时候，在我生活多年的小城的西郊，有一条水流瘦弱却总也不干瘪的小河，河上横着一架没有栏杆的小石板桥，小河两旁杂树丛生，有柳树，杨树，榆树，还有槐树，桐树，总之是一些很寻常的树，再远一点是四季的庄稼，比如小麦啦，玉米啦，棉花啦，绿豆啦，红薯啦，花生啦，总之是一些很常见的农作物。当然，也有一些野花，野草之类的东西。说实话，这里实在谈不上什么独特的风景。你在许多城市大都可以发现这样一条小河的，乡村里就更不必说了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似水的小河两岸，曾经留下我一串串青春脚印，它们细碎地重叠在那里。那时候，我差不多是几年如一日，在一个又一个向晚时分，从我所在的厂区后门闪出身来，越过一个恶臭不堪的荷塘，捷足登上一个高坡，沿着那令我喜欢并且遐想的铁路路基，漫步到小河那边，在那一带盘桓游荡，虚构和加固着我的某些朦胧而又清晰梦想。好像那片地方总有什么在等候着我一样。当然，这跟我在哪里总能看见一对似曾相识的朋友不无关系。他和她的年龄与我相仿，按时下比较时髦的说法，应该称他们为男孩和女孩，其实，当时她也就时常是这么说的，你们男孩子，我们女孩子，等等。现在，我依稀记得初次看见他们时的情景。那是一个西天上燃着火烧云的黄昏时分，我正在忘情地欣赏着满天的晚霞，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蓦然走入我的视线的。那男孩挥动着结实有力的手臂，激扬地说着什么，身着一袭白裙的女孩歪着头注视着他，他们边说边跳下高高的铁路路基，朝我这边走了过来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手挽着手，更没有勾肩搭背

煞人的亲昵劲儿，但凭着我一点可怜的小经验，从他们当时的神态上可以看出，他们正在热恋，或者是初恋，至少这是我对他们的一种愿望，甚至是祝福。而无论是热恋或者初恋，在我看来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。因此，当他们走近我的身旁时，我便主动而友好地向他们点头致意。那男孩子也含笑跟我点了点头。我能感觉到，他的微笑里流溢着幸福之类的物质。而那个女孩则快速地瞥了我一眼，下意识地挽住了男孩的胳膊。我站在小桥上，望着这对幸福的小人儿走向小河那边，后来他们还回头望了望我。当时我就预感到了，我和他们会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朋友的。与此同时，想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一愿望在我的心底陡然升起。

六

草莓是所有果品中上市最早，周期最短的浆果。在中国的北方，当年秋季栽培，第二年的初夏即可采摘食用了，因而它就成为了淡季水果供应的珍品；草莓的适应性极强，很容易繁殖，毋须精心管理，而且产量相当高，收益相当快。

七

他们的故事是从一个春意融融的夜晚开始的。他们的相识有点戏剧性的味道，或者说与戏剧有关。那天晚上，男孩